

依漢奸自首條例辦理之。

寇機截擊中航機慘案

東序

第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此次日本侵略中國，其手段之殘酷，直為

舉世罕聞。日軍不但對中國無辜平民慘加殺

戮，即對第三國權益，亦狂施破壞。過去寇機曾

擊沉美國礮船「潘納號」及槍傷英國駐華

大使許閣森，引起全世界之反感與斥責。最近

寇軍又野性暴發，竟派大隊飛機截擊中、美二

國合辦之中國航空公司郵機「桂林號」，造

成死傷十餘人之慘案，其行為之殘暴，實為全

人類所共棄。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中國與歐亞二航空

公司仍在我們非淪陷區域內繼續營業，搭客

載郵，維持空中交通，業務異常發達，從未發生

事故。乃八月二十四日晨，中航機桂林號自香

港啓德機場循例飛往重慶，行至廣東中山

縣張家邊附近天空時，突遭寇機截擊，下沉該

處海面，造成死傷搭客十餘人之慘案。據云此

次寇機截擊中航機之目的，乃在二度訪問蘇

聯方自海外歸來之孫哲生院長，因孫氏原定

乘該機赴滬，乃至機場時臨時改乘歐亞機飛

漢，以致寇機目的未達。至寇機襲擊中航機經

過，據未經罹難之機長活脫 (Woods) 於二十

五日下午所發表談話，大略如下：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零四分，中航機第三十二

號由香港啓德機場開出，取道梧州、柳州及重慶飛往成都。

上午八時三十分，飛至距離香港約六十五英里之上空，突

遇日本驅逐機五架，從高空飛下，突然襲擊。本人發覺各該

飛機快將越過本機之前，遂將機降低飛入雲層，冀藉雲層

掩護，以避襲擊，但因浮雲稀疎，不能保證安全。同時日機又

已超過本機，將本機包圍，以機關槍掃射，槍彈擊中本機者

甚多，余認為唯一之脫險辦法，厥為設法降落。因稻田多堤

壩，降落恐不安全，於是在河面降落。本人安全降落並保證

降落時搭客皆無恙。日機見本機降落，隨即以機關槍向

下掃射。降落地點距岸約五十碼，本人當時見一小艇繫於

岸邊，於是洄向岸邊，欲駕小艇返救搭客及職員，並囑職員

人隨後護送至一距離約數英里之小鎮，被帶至縣城，謁見
縣政府當局，並於是時，得悉只一無線電生及一搭客倖獲
生存，繼由縣府以車護送至澳門，抵澳時為下午三時」云

此次慘案中除機長活脫、搭客樓兆念及

無線電生羅明照等三人倖免罹難外，其餘乘

客如銀行家徐新六、胡筆江及陸懿博士、李家

蓀夫婦與小孩、楊錫遠夫婦、王亮甫、陳健飛、徐

恩源夫人與鐘公子及副機長劉崇佺與侍服

孔慶武等人，均被寇機槍擊慘死。事後撈獲之

乘客屍首，均彈如蜂蟻。此可想見寇軍行為之

殘暴矣。

我政府於此次慘案發生後，即由外部發

言人發表談話如下：

中國航空公司桂林號飛機，昨晨由九龍飛渝，起飛不

久竟遭×機圍擊，致機上所載之十七人，除乘客二人及飛

機師副機師電務員各一人外，餘悉殞命。噩耗傳來，舉國

震驚。對於死難之同胞，吾人固備極哀悼惋惜，對於×人瘋

狂××，吾人尤深痛恨。夫中國航空公司為一商業性質之

運輸機關，所載人員，除公司職員外，餘均乘客，且航行路線

與飛機標幟，為任何人所知悉，除有意殘殺無辜，企圖造成

際公法，對於非戰鬥人員，與非軍事目標，殘殺破壞，無所不用其極。近復變本加厲，襲擊此商務運輸性質之飛機，其違法與殘暴，實成世界未有之卑劣紀錄。在滬×軍似亦自知理屈，將此消息全部扣留，意圖掩飾，世界愛好和平人士對此人類公×，如不急起制止，則此端一開，誠恐現代物質文明，將為侵略者摧殘無遺，而重返於草昧時代。抑更有進者，×人對第三國在華權益，素所妒視。自八一三以來，×人藉軍事行動，對於第三國人民及權益，在予以排斥破壞，對於維護和平主張公道之美國，尤不惜乘機予以打擊。中國航空公司為中美合資舉辦之事業，意者×人鑒於巴納事件之輕易了結，故益夜郎自大，重行挑釁歟？

114041

日方對於此事，初本圖狡賴，並扣留發至上海之外國通信社電報，後以事實顯明，乃於二十五日由上海日軍發言人向外國新聞記者發表狂妄宣言，謂一切飛機，包括英、美、法三國郵航機在內，凡飛越中國領空者，均有被擊落之可能。該發言人宣布，一切飛機，凡飛過戰事正在進行中之中國領空者，均屬本身甘冒危險。渠繼又說明，此次中航機被擊，係因其作逃脫之企圖，情形頗似×機。任何飛機，不論其因氣候不佳，或任何其它原因，而飛行中國領空，並企圖逃脫者，即將被視為×機，而加以射

擊。該發言人並確切指定英、法、美三國本國之航空機，亦須包括在內，記者等當即以民航機被包圍時，將如何始可不被目為不企圖逃脫。該發言人答稱，唯一辦法，即絕對不在該領空飛行。記者等又問，以日方此項觀點，曾否事前向在中國沿海營業之各航空公司有任何通知。該發言人答以未，并謂「凡非戰鬥飛機經戰事正在進行之地帶，須本身負冒險之責，此殆為國際空戰法之固定規則，各航空公司必須知此，並須明白如彼等之飛機飛行此等區域，必須自負責任，結果如發生意外事件，亦不能要求任何損失。」記者等又質以「日本並未宣戰，此項公法詎能適用？」該發言人稱「既有戰事存在，故此法即適用。」記者等又問，「日海軍為恐有意外事件在長江發生，故對中立國輪運業，發表一特別警告，關於中立國航空業，詎不能發表一同樣的特別警告乎？」該發言人語塞。

此項恫嚇，當為有關各國所不能接受。美國對於此次慘案，亦於二十六日令駐日大使

向日本提出抗議，內容略稱：日本飛機此種襲擊，業已引起美國輿論之不滿，余奉敝國政府命令，特通知貴外相，此舉匪特使美國公民生命直接遭受危險，即美國商務利益亦因而蒙受損失，以汎美航空公司之中國航空公司中保有重大利益故也。按之桂林號美籍駕駛員活脫所提出之報告，日本飛機多架，先在空中用機關槍射擊，迨桂林號被逼降落水面之後，復用機關槍掃射，當活脫溺水逃生時，並有日本驅逐機一架加以追擊。查中國航空公司所屬民用飛機，均未配備武裝，其任務乃在人所盡知之航線上，作定期飛行，今茲美國公民與其他非戰鬥員即各乘客，竟遭遇重大危機，美國政府用特正式表示不滿之意云。此項抗議語氣似極軟弱，惟日方仍予以拒絕，字垣外相之復文如下。

余於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美之牒文稱：大使奉命代表美政府向日抗議，關於八月二十四日日機在澳門附近濫擊中國航空公司民航機，致生命損失，美籍機師被害事。查中航公司飛機在日軍作戰區內之行動，使人猜疑為中國軍用機，日機既信為×機，故即驅

逐而射擊之，不幸結果危及飛機師之生命，並死傷非戰員乘客多人，日政府認爲根據以上情形，日海軍飛機之行動並非濫擊，與事件有關之航空公司，既爲中國之法人，則此次事件，日本與第三國並無直接關係。無論如何，余以爲關於事件經過一節，機師之報告，如大使牒文內所提出者，與日政府之報告出入頗多，故認爲尙應再加調查，日方所接到之報告，已經於大使本月二十八日赴外務省時經日外務次官風內說明，按日政府所接之報告如下，八月二十四日，日本海軍飛機五架，向粵漢路進發時，於上午九時三十分，不期而遇一大型陸上飛機，機上無可辨認之標誌，向西飛行，高度約一千公尺，日海軍飛機欲向前查視爲何種飛機，該大型機一見日機後即向西北急速而逃，並飛至雲上逃避，日機迫近該機，原欲調查此大型機爲何種飛機，既見該機逃亡，日機隊依據以往經驗，知爲×機，於是即行進攻，以二機飛於雲上，三機在雲下飛行。

最近戰局鳥瞰

——七月二十旬至八日十旬戰況——

最近一月來之戰況，大概如下：

一 長江方面

最近寇軍最主要之戰略即爲攻奪九江，進攻武漢，故半月以來戰事亦以此方面爲最劇烈。七月二十旬寇在姑塘登陸之後，除以一

未幾在雲下之飛機發現該機，於是即加以追擊，該機仍繼續向雲中逃避，惟日機緊追，落於江上，日機自發現該機之時起，至該機降落之時止，均難辨認該機之性質，日機相信該機爲×機，該機降落後，日機乃低飛視察，即覺可疑，於是立即停止進攻，自然該機墜落後有一極短促之時間，在此時間內，日機上人員在未釋疑前，尙有不停進攻者，惟絕無開槍射擊之事，日機低飛離水面僅二十公尺，以便一查究竟，始知爲中航公司之渣格拉斯飛機，上除「鄂」字外，該機上部右翼及右身並無其他標誌，日機乃飛去，並未開槍。日機上人員於該機降落後，發見機上機師出入口處亦有乘客數人，日機上人員，因見該機離岸甚近，故以爲各乘客當能泳至岸邊云。

寇機暴行，舉世咸知，而今竟飾詞狡辯，可見其殘暴成性，無可與匹矣。

斛泉

小部趨南，西南進攻穀山外，主力即向西北進犯馬祖山、普泉山，企圖繞襲九江側背，二十五日經我守軍奮勇抵禦，南北夾擊，卒將寇阻於泉水壘、普泉山，日機尖以西之線。至二十六日，寇復大舉增援，遂得迫近九江城郊，旋有寇軍

一部侵入九江市區，與我軍發生猛烈巷戰，我軍爲保存實力起見，旋即退出九江，轉移至德安新陣地，並在該處築有強固工事。寇佔領九江後，續向西南進犯。至二十九日，寇復分三路向我東林頭陣地進攻，經我擊退，傷亡慘重，後以寇軍大部增援，我軍乃遂次轉移陣地於南昌舖東北之紗帽山，經某高地至沙河車站之線，與寇對抗，在該高地，演成劇烈之爭奪戰，我失而復得者三次，寇死傷甚重；左翼沙河車站方面之寇，幾度進犯，亦未得逞。三十一日，我軍自南昌至沙河之線，向當面之寇猛力反攻，即將紗帽山西北至沙河東北楊村一帶高地奪回，八月一日我與寇軍仍在紗帽山北方高地及漢城平胡嶺至茶子山之線對峙。二日寇因在沙河車站受我軍之控制，不得南進，遂以主力繞向南潯路迤西沙河西北之賽湖南岸衝入瑞昌縣境，經我軍迎頭掃擊，殲寇過半。三日晚我軍開始以小部隊向寇迂迴繞襲，即在紗帽山鑽片山等處與寇發生小接觸，另一部則向九蓮公路方面攻擊，雙方均有傷亡。四